

香港電台第五台

《長進課程：解密秦朝》

主持：馮天樂博士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）、黃好婷

第十講：滅趙之戰

引言

秦國統一進程中最關鍵、最艱鉅的戰役是滅趙之戰。趙國作為山東六國中軍事實力最強、抵抗最為頑強的國家，其滅亡是因其內部政治腐敗、決策失誤與秦國軍事壓力。本講將梳理秦滅趙的戰爭歷程，剖析趙國名將李牧的悲劇命運，並從多角度綜合分析趙國覆亡的深層原因，以期全面理解秦何以能克此強敵，邁向統一。

第一節、秦王政揮師東進，趙王遷臨危繼位

趙悼襄王去世，太子遷繼位，是為趙王遷。秦王嬴政在剷除權臣呂不韋，真正掌控秦國大權後，其兼併天下的雄心已昭然若揭。趙國，這座橫亙在秦國東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，自然成為其首要打擊目標。

公元前 234 年（趙王遷二年、秦王政十三年），嬴政大舉攻趙。秦將桓齮攻勢凌厲，於平陽（今河北磁縣東南）大敗趙軍。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記載，此役秦軍「取平陽、武城」，斬首十萬，主將扈輒陣亡。此戰傷亡慘重，是繼長平之戰後，對趙國造成的又一次沉重打擊，意味著趙國新一代成長起來的軍事力量，再次遭到毀滅性摧殘，國勢岌岌可危。

秦王政乘勝追擊，再派大軍從上黨郡翻越太行山，直逼趙都邯鄲，攻佔赤麗、宜安。在此危急存亡之秋，趙王遷被迫從北方邊疆，緊急調回抵禦匈奴的傳奇名將——李牧，委以抗秦全權。

第二節、趙國擎天柱——名將李牧的崛起與輝煌

李牧，趙國北部邊疆的守護神，長期駐守代郡、雁門郡，抵禦匈奴。其獨特的防守策略，為他日後屢挫秦軍奠定了堅實基礎。他的守邊之道可概括為「三招」：

第一招、厚待士卒

「日擊數牛饗士，習射騎，謹烽火，多間諜，厚遇戰士。」（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）每日宰牛數頭，犒賞將士，深得軍心。

第二招、精於防務

嚴密訓練士兵騎射，謹慎看守烽火台，廣派偵騎，確保情報暢通。

第三招、鐵律堅守

「匈奴即入盜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虜者，斬。」（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）

絕不主動出戰，以保存實力。此策略雖有效保全了邊境，卻被匈奴及己方官兵視為膽怯。趙王屢次斥責，李牧不為所動，最終被撤換。繼任者每戰必出，卻屢屢失利，損失慘重，邊境不寧。趙王無奈，只得請李牧復出。李牧堅稱病重，直至趙王應允其仍行舊策，方肯就任。重返邊境後，李牧一如既往，匈奴數年無所獲，但更加堅信其膽怯。邊軍雖日日受賞，卻無用武之地，人人請戰。

李牧見時機成熟，遂精心策劃了一場決定性反擊：

第一步：精選戰備

挑選戰車 1300 乘，良馬 13000 匹，百金之士 50000 人，穀者 100000 人，嚴陣以待。（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）

第二步：示弱誘敵

故意讓小股匈奴入侵時佯裝敗退，遺棄數千人於敵。單于見有利可圖，遂率大軍深入。

第三步：聚而殲之

李牧佈下奇陣，以正面迎敵，左右兩翼包抄，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兵。單于僅以身免。此後十餘年，匈奴不敢接近趙國邊境。

李牧不僅擅長防守，亦能攻城略地。公元前 244 年（趙悼襄王元年），他奉命伐燕，一舉攻佔燕國武遂、方城二縣，展現了其全面的軍事才華。

李牧前期抗秦戰績

李牧調回南方後，於公元前 233 年指揮肥之戰（戰事始於宜安，決戰於肥）。面對秦將桓齮攻佔宜安後的凌厲攻勢，李牧採取固守疲敵、誘敵深入之計，待秦軍分兵後，「多為奇陳，張左右翼擊之」，大破秦軍於肥（今河北晉州一帶），桓齮此戰李牧因功封武安君。

公元前 232 年（秦王政十五年），秦軍再次來犯，一路攻至番吾（今河北靈壽西南）。李牧再次運用圍殲戰術，大敗秦軍，並向南拒退韓、魏聯軍。至此，李牧已大破秦軍，成為趙國抗秦的絕對支柱。

第三節、秦之反間計與李牧的悲劇結局

秦王政十八年（公元前 229 年），秦國派大將王翦率主力再次大舉攻趙，楊端和、羌瘃等將各率偏師配合，形成三路夾擊之勢。趙王遷急調李牧、司馬尚率軍抵禦。李牧統兵有方，指揮若定，即使面對秦國名將王翦，趙軍依然能與之相持，秦軍進展甚微。王翦深知李牧不除，滅趙無望。於是，他將矛頭轉向趙國內部，重金賄賂趙王遷的寵臣郭開，實施反間計。

郭開收受重賂後，大肆散佈謠言，誣陷李牧、司馬尚圖謀造反。昏庸的趙王遷聽信讒言，不辨真偽，立即派人接替李牧軍職。「趙王遷七年，秦使王翦攻趙，趙使李牧、司馬尚御之。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，為反間，言李牧、司馬尚欲反。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。李牧不受命，趙使人微捕得李牧，斬之。廢司馬尚。」（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）李牧深知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」，且對趙國忠心耿耿，拒不交出兵權。此舉反而坐實了其「謀反」的罪名。趙王遷遂設計暗中逮捕李牧，並將其處死，同時罷免司馬尚。李牧之死，標誌著趙國抗秦的最後一道精神與軍事支柱轟然倒塌。這不僅是一位名將的個人悲劇，更是一個國家在生死關頭自我毀滅的縮影。

「後三月，王翦因急擊趙，大破殺趙蔥，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，遂滅趙。」（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）李牧一死，趙國軍心渙散，防線崩潰。王翦率軍猛攻，大敗趙軍，斬殺主將趙蔥，邯鄲陷落，趙王遷被俘，趙國實質滅亡。唯有趙王遷的異母兄公子嘉率部分宗室、軍民逃至代地，自立為代王，勉強延續數年，最終於秦王政二十五年（公元前 222 年）被秦將王賁所滅。

第四節、趙國滅亡的深層原因剖析

趙國擁有廉頗、李牧等名將，且軍民抗戰意志堅決，何以最終仍難逃覆亡命運？其根源錯綜複雜，可歸結為以下四大因素：

其一、用人失誤，自毀長城

趙國雖人才濟濟，但國君（尤其是從趙孝成王始）多用公族貴戚，排斥賢能。長平之戰前，趙孝成王僅與平陽君趙豹、平原君趙勝等貴族商議，未能充分聽取廉頗、藺相如等名將名臣的意見，導致戰略誤判。趙王遷更是在亡國前夕，聽信郭開讒言，冤殺支撐國家危局的名將李牧，此舉無異於「自毀長城」。正如司馬遷在《史記·趙世家》太史公曰中所引馮王孫之語：「遷素無行，信讒，故誅其良將李牧，用郭開。豈不謬哉！」

其二、政治腐敗，奸臣當道

趙國政壇腐敗成風，以郭開為代表的小人當道，對國家構成致命內傷。他不僅讒殺李牧，還曾陷害另一名將廉頗。趙悼襄王欲重新起用廉頗，郭開恐其回國，竟重金賄賂使者，使其回報：「廉將軍雖老，尚善飯，然與臣坐，頃之三遺矢矣。」（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）致使趙王以為廉頗老邁不堪，放棄召回。廉頗最終鬱鬱而終，客死楚國。郭開之流正是趙國內部政治腐敗的產物，其對趙國的破壞，遠甚於外敵。

其三、主次不分，戰略短視

趙國在面對強秦壓境的同時，未能妥善處理與鄰國燕國的關係，甚至屢屢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。燕國小力弱，本應是趙國抗秦的屏障與盟友，但燕王喜屢次趁趙國危難之際（如長平之戰後）落井下石，出兵攻趙。趙孝成王雖在反擊中大敗燕軍，卻未能適可而止，反而在隨後數年將主要兵力用於報復燕國，極大削弱了趙國的戰略縱深與經濟基礎。這種主次不分的戰略失誤，加速了趙國的衰亡。

其四、疆域銳減，國本動搖

國土是國家生存之本。趙孝成王時期，趙國疆域急劇縮小，主要源於兩方面：

1.秦國蠶食鯨吞

長平之戰後，秦國不斷攻城略地，佔領趙國太原、武安等地。趁趙、燕交戰，更奪取其舊都晉陽及榆次等 37 城，並設置太原郡，使趙國西部門戶洞開，產糧區與戰略要地盡失。

2.趙國輕率割地

面對秦國壓力，趙國竟採取「割地求和」甚至「以地換將」的荒唐舉措。為酬謝信陵君救趙之功，將鄗贈予其作湯沐邑；又以濟東 3 城 57 邑之地，換取齊國將領田單率兵攻燕。此舉不僅壯大他人、削弱自己，更寒了本國將士之心。如此濫用國本，焉能不亡？

結論

綜上所述，趙國之亡，是內外因素交織作用的必然結果：用人失誤、政治腐敗、戰略主次不分、輕率割讓疆土這 4 大原因，最終都可歸結於君主昏庸。縱觀趙國歷代國君，唯趙武靈王堪稱英主，卻也未能善終；趙惠文王尚能守成；至趙孝成王，已開始毀棄基業；而末代趙王遷，則徹底葬送了國家。趙國由強轉弱的歷史，深刻揭示了六國衰亡是秦國得以統一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秦國的蒸蒸日上與六國的江河日下，形成鮮明對比，共同書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序幕。而趙國滅亡的教訓，尤其是「親賢臣，遠小人」之於國家興衰的關鍵意義，亦值得後世深思。